

弹指间,离开故乡30年了。游子的梦,总会继续绵绵,徜徉在故乡。30年后,回到故乡,我开始搜寻点滴记忆,回忆故乡的件件事。

或许,这缓缓流动的汪清河水,就是我思乡的入口。

故乡汪清县,地处山岗河谷地带,县政府所在地汪清镇是一个不大的小县城,汪清河由东向西穿城而过,把县城分成河南河北两大区域。

仲秋的阳光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两岸的高楼、绿柳倒映在水中,恍若江南一景,我也仿佛在梦中。这就是我30年前离开的地方吗?

驻足汪清河畔,遥想从前小城的模样,试图寻找少年时修筑的一段河堤和那片梯田。

潺潺的流水,带着我的思绪流过少年时期的吊桥,那晃悠悠悠悠的故事,仿佛一下子跃入眼前。可那些并不遥远的记忆,却搁浅在绿荫掩映的河畔和美丽的滨河公园。当年唯一连接两岸的铁索木板吊桥,早已经变成连接河南河北的气派的汪清大桥。当年只可骑自行车、步行人的窄小河堤,已经成为风景区,鲜花绿草,垂柳依依,游人如织,处处风景,步步惊喜。

走在河畔,我在回忆中翻找往日的激情,那场面依稀还在眼前。1975年,为加固汪清河堤防,千余名学生参与了改河道和修筑堤防工程。河堤上,一群群筑堤的少男少女,抬着填满砂石的大筐,往大坝上填土筑石。一



校园里上下课的铃声,是我流年日子里的音符,至今未曾缺失。如同罗大佑的那首经典欢快的《童年》曲调,留下满满故事,印证着我一路成长的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村里读完了小学。

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全校学生就六七十人,老师只有八九名。学校里上下课是靠一只哨子来分割着。就如同最初我们嗷嗷学语时的发音,简单而淳朴,那哨声却是至高无上的命令。

看着老师拿着哨子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在门口把哨子放进嘴里,先使劲憋足一口气,“呼——”地一吹,那哨声里的小球球呼呼地欢快翻滚着,哨子声响亮的。当时,觉得吹哨子的老师,特别的神气!

读一、二年级时,教室还是破旧的草房子。到读三年级,旧草房的教室翻新成了窗明几净的砖瓦房。为此,我们还美美地欢呼雀跃了好一阵子。更不曾忘记,在砖瓦房的教室里,再听下课时的哨响,都格外清脆响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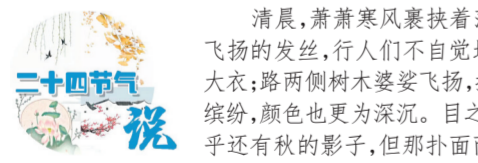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老师奖励做题快、背书快的同学,唯一方式就是准许他们在完成做题、背书后,可以到操场去玩。盼着老师特许早下课,享受超过哨子赋予的特权,那可是最高的奖励。

小学毕业时,我正赶上六年制小升初,带回家的是一张毕业的彩色合影。哥哥小学毕业是五年制,他的毕业照只是一张黑白照,而我那张彩色毕业照足以叫我再三炫耀。镶在家墙上的相框里,一挂就是好多年。

我读初中了,中学里安装的是电铃。刚上中学那会儿,我是认真真真观察过的。

电铃正好安装在我们初一五班窗外的房檐下。是一小块像倒扣着的小铁碗一样的铃,连接着一只小电锤,一旦“铃铃铃”地响起来,急吼吼地。每到夏天开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铃突然响起来,难免会被吓了一跳。

那个时候,电供应不足。一旦没有电,门卫师傅敲的上下课的“铃”,可是很特别的。那是一小截铁轨,一米多长,在铁轨一头的孔里拧着粗铁丝。师傅一手拎着,另一手持一长根铁棍,有大拇指粗细,他侧弯着腰,有节奏地“当、当、当”地敲,以此作为



清晨,萧萧寒风裹挟着落叶吹拂飞扬的发丝,行人不自觉地裹紧了大衣;路两侧树木婆娑飞扬,撒落英缤纷,颜色也更为深沉。目之所及,似乎还有秋的影子,但那扑面而来的静谧安然,分明又是冬日清冽的气息啊。

立冬是冬日姗姗而来的低语呢。

立冬,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立,建始也,冬,有农作物收割后收藏起来之意,人们开始酿酒、腌菜,准备过冬。明代诗人王稚登有一首《立冬》诗曰:“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较昨宵多。”立冬了,即意味着湿度、温度等来到了转折点,从秋季向冬季转变。虽然我国南方一些地区还是温暖如小阳春般的天气,在北方,却已正式迈入“水结冰,地始冻”的孟冬之月了。

如果说之前的春夏秋对应的是烂漫娇艳的粉、生机盎然的绿、硕果丰硕的黄的话,立冬后,冬的模样日渐鲜明,它的代表色一定是清丽无瑕的白。每到冬天,浪漫的人总是盼着初雪如期而至,朔风也把天空吹得很远,很高,澄净清幽,似乎在暗自为第一场雪默默准备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立冬之后,随着雪花翩跹起舞,寒风越发料峭,冬意也一日比一日浓郁起来。

立冬后,冬泳爱好者以冬泳这种形式庆祝冬日的到来,各大冰雪项目联赛也迎来了紧张而忙碌的赛季。而对于孩子们来说,立冬之后,种类繁多的厚厚冬装正式登场。五颜六色的色彩,是人们带给低调冬季最娇艳的花儿。

经历“春耕、夏耘、秋收”,立冬后,时光就不知不觉来到了“冬藏”。藏,不仅指人们将一年里的收获储藏于家中,还意味着这是人们休养生息、进补养生的好时节。此

# 故乡,正是好光景

□周延辉



二三、一二三喊着号子。一段段堤坝在长高,肩上的血泡,还有结痂的刚强,是我们少年时代的青春誓言。

我激动地对陪同我的朋友说:“这脚下的河堤,有我填的一筐土、搬的一块石。那时候,我们高唱《映山红》挑灯夜战,挥镐上阵,参与汪清镇河堤堤防的修筑。”

我们当年修筑河堤的这段,过去都是荒地或是菜地农田,两岸没有人烟。若是没人指点,我根本找不到这段堤坝了。

故乡,一路沧桑,一路变迁。前方,如今都已经变成了花园式的住宅楼。极目望去,一栋栋造型别致的住宅排成风景,扯着我的目光,移向一条条宽敞的街路和漂亮的行道树。南山外环路连接东新一路,一直通行到河北新村,通向北外环路,这一条条路,就是山乡巨变画卷中的一笔。

沿着河畔,继续向东寻觅。泰兴大桥、东兴大桥连接两岸,不同造型、气势宏伟的一座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如今已经让汪清两岸变成通途,无论从哪里走都可以轻松出入市区,走向诗意和远方。我举起手机,把惊喜收拢在小小的屏幕中,藏在心头的感动瞬间定格在心里。

漫步在故乡的河畔,怎么都看不够。眼前的河水悠悠,身后的一幅幅画面,剪影成奋斗者微微的笑意。

秋风吹着褶皱的思绪,飘过屏山下。让我无数次在心里感怀的梯田呢?还能找见它的影子吗?我从汪清河南岸一路欣赏街区景色,慢慢来到位于汪清河北岸的河北新区屏山下。

屏风山,过去的一座荒山,如今早已是汪清一道生态靓丽的风景线,市民在屏风山公园里休闲、娱乐、健身,好不惬意。

我来到屏风山下一片茂密的落叶松林,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弯下腰,透过树丛仔细辨认,呀,是梯田!一层层用石头垒砌的梯田就隐藏在这片山林中。只是,梯田上已经是茂密的落叶松林木。

一步三回首,不舍中,我们从曾修筑梯田的山坡下来,朋友欣喜地告诉我,我们当年修梯田的屏风山,2011年就被改造成汪清屏风山生态公园了。

行走在河北新区,真像是误入江南的哪座名城。而十多家大型企业入驻河北工业园区,让河北新区更多了一份期待。那一帧帧闪过的画面里,有大型文化广场,有气派的体育场,有汪清的几所中学……哪一个矗立的不是曾经梦想!从前的“泥窝子”,再不是从前的旧模样,一个漂亮的汪清河北新区正在崛起。

游子看故乡,哪里都亲切。去寻我心心念念的老宅,一些街区、小巷,都已陆续在记忆中淡去,面对繁华的街景,我只有感慨万千。她每天都在变,哪里还能找得到啊!我只好有时光的隧道里穿梭,寻那些和我生命相依的温暖片段。

我站在那个叫“汪清”的河畔,远观近瞧,任秋风微微撩起流年岁月里的故事。一个奋进的时代,奋进的故乡,早已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蓬勃的汪清小城,迎来了她的好光景!那温暖的底色,就是幸福的笑容啊!

## 响彻心扉的铃声

□王莉

上下课的铃声。

那时课下,甩着两根粗粗麻花辫的女生踢毽子,男同学围着体育组门口讨价还价地借篮球,10分钟也不放过,也要去篮球场上秀几下。看到师傅从门卫房里拎着铁棍走出来,去摘挂在墙上的那截铁轨,一边听着“当当”声,一边只好快快地走向教室。

多年后,还清晰地记着,门卫和师傅不时盯着闹钟,或抬起手腕的表,嘴里絮絮叨叨地数算着:“再等会儿,再等会儿到点敲铃。”

初中时是一长趟平房教室,即便是响起电铃,最远的教室里,难免会听不到。这些教室的同学伸脖子看见操场上有同学们陆续出来,便提醒老师下课。

读初中的三年,我骑着自行车,每天神气地穿过村子长长的胡同,往返骑过八九里的公路。校园的铃声为我奏出了一支豆蔻青春的新颖乐曲,翻看着发黄的毕业合影总会忍俊不禁。

接下来,我更得意了。我坐着大客车要走3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市里读师范了。那段闪光青春是快乐激情唱出的最高调。

那时,觉得师范学校好大呀!学校有好几栋楼,不单单是四层教学楼的每间教室,好几只电铃同一节奏,总能响响地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是那样的清晰。

随着捧回师范同窗三百余人统一校服的大幅毕业彩照,学生时代的校园铃声戛然而止了。

校园铃声奏响的新乐章开始了。1997年,我又回归到了当初读书的校园,成为教育工作者了。再听铃声,开始了新的上课、下课。只是,我从正襟端坐聆听教师讲课的学生,变成了讲台上滔滔不绝的教师。

铃声齐整整地分割着我的岁月,已从风华正茂走到人至中年。学校里课间音乐铃声,电脑操控,此起彼伏,每节课不同的问候语,变换着不同的悦耳曲目。无论是小学教学楼、中学教学楼,还是每一个班级教室,抑或是偌大操场的角落里,都缓缓流淌出来,清晰而有秩序。

曾经的一路求学,到如今的传道授业解惑,求知的输入到知识的输出,都是一样的置身于育人净土,都是一样的人生求索,都是一样的人生欢愉,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如今,上课、下课,上班、下班,校园铃声依然是响彻心扉的岁月节点,唱响的是我的骄傲、我今生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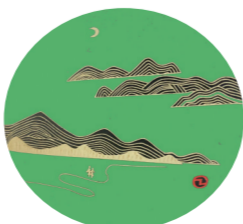
时,一批地道的冬日美食闪亮登场——立冬那一天,我国西北地区的人们会选择吃牛羊肉进补,在北京,人们对著名的“涮羊肉”火锅情有独钟,而在我们北方,自然少不了餐桌上的饺子。

饺子来源于“交子之时”,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故“交”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秋收冬藏,这一天,琳琅满目的饺子馅,经过饱含爱意的包、捏、煮后,一锅热气腾腾、香味满溢的饺子就上桌了!小小的饺子,作为立冬的进补食物,约定俗成地让我们和先辈们一样,带着希冀和向往,一口鲜美多汁,两口滋味清醇,三口回味无穷,喜上眉梢。

在东北,此前已腌制二三十天后的酸菜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冬日里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了。酸菜经白菜发酵而来,所打造出的风味和对营养的升华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酸菜白肉水饺、酸菜馅水饺、酸菜排骨炖豆腐、油梭子酸菜馅饺子,每一道美食都是那么酸香味醇、清脆爽口。吃上一口酸菜提神、醒酒解腻。那凛冽的酸、爽口的脆荡漾在齿上唇间,恰如东北人的性格,豪爽真挚,甘冽上头。

又是一年寒岁至,更深月落满河星。

冬天来了,蛰虫休眠,万籁俱寂,然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未来的希望正在一点点蛰伏、扎根,等待又一年“经冬复立春”的厚积薄发。此时,不妨趁时光清浅,吃一顿暖胃的美食,看一场动人的电影,听一曲心灵的曲子,品一本喜欢的作品,给身体和心灵来一个沉潜之旅,种下期待,收获梦想。



木刻 赵宗彪 作



## 老东北记忆 [组诗]

□王长元

### 腌酸菜

大白菜  
去掉硬梗老帮儿  
根根叶叶  
都收拾得干净清爽  
翻花儿  
热水里烫一烫  
连汤带水  
一下子装进了  
紫麻边的酸菜缸  
压石石头  
长出绿茸茸毛  
水面冒泡儿  
泛起了层层白霜  
当腊月雪花  
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打开缸  
便是一片秋天的金黄  
切成丝  
熬成汤  
包饺子  
炖血肠  
冒着热气儿的杀猪菜  
油渍麻花打鼻子香  
鱼把头吃了它  
大冰上打出红网  
老铁匠吃了它  
腰杆子骨头变成了钢  
庄户人吃了它  
年年种地有收成  
放山人吃了它哟  
还在乎什么  
千里大雪万里霜  
酸菜味道——  
蕴含关东冰和雪  
酸菜热量  
连着东北人热心肠  
关东人——  
吃着酸菜人不酸哟  
憨实肩膀  
那才是关东大地承重墙

### 老抱子

毛毛草  
一棵一棵切进鸡窝  
发烫的羽毛  
把红皮鸡蛋焐热  
老抱子  
苦吧苦业解小鸡哟  
鸡冠子  
煎熬得没了一丝丝血色  
哆哆嗦嗦响  
蛋壳儿一点点被啄破  
卡啦一下裂开了  
小鸡仔  
湿漉漉走出蛋壳  
一个生命  
由此诞生啦  
老抱子  
就多了一份牵挂肚肚的不舍  
遇到小虫  
自己舍不得  
咕咕咕——  
叫过来远处的鸡仔  
品赏着

孩子们吃虫的快乐  
碰到蚂蚱  
飞身去捕捉  
咕咕咕——  
唤过来愣神儿的鸡雏  
分享着  
母爱甜丝丝的喜悦  
暴风雨袭来了  
闪电把乌云撕破  
她用  
蒲扇大的翅膀  
遮挡住了  
一场狂风暴雨的肆虐  
“老鸪子”飞来了  
她筋骨  
立马就变成了钢铁  
脖颈羽毛  
挺立起来了  
冷冷目光  
比嚎叫的北风还凛冽  
哪怕  
豁出老命拼到死哟  
也要为  
小崽子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  
一种人间神鸟呀  
常把  
大地当蓝天书写  
她用咕咕咕叫声  
唤来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 备垄

二大锅  
带着生命厚重  
一锅刨下去  
就迸发出农家  
积攒了一个冬天的感情  
汗珠子  
锅尖上咕嘟咕嘟滚动  
映照出  
老东北挂着霜花的黎明  
黑黝黝泥土  
似乎有了灵性  
一弯一弯的蚯蚓  
竟成了大地的精灵  
刚刚刨出的新土  
仿佛还没怎么睡醒  
窸窸窣窣  
细碎土渣渣

正坦露  
油汪汪喜滋滋心情  
手掌上  
“重皮泡”开花了  
庄户人  
哪还顾得上疼痛  
脱落的  
老茧子连同希望  
一块堆儿  
都埋进了泥土之中  
垄沟、垄台  
多像命运的麻绳  
正是  
这一条条大地纹路  
才编织出  
庄户田野一样的人生  
备垄——  
虽然  
挥动的是臂膀  
绽放的却是真情  
那默默无语的田畴  
用秋天  
回馈着农民对土地的忠诚

### 蛔蛔笼子

林枯扒皮儿  
露出嫩嘟嘟白茬儿  
细篾儿条  
左一道右一道穿插  
笼子形状  
多像一座尖溜溜宝塔  
缝隙处插着  
挂露珠儿的倭瓜花  
蛔蛔笼子  
窗根上悬挂  
林枯气息  
浸染着活鲜活鲜窗花  
庄户人  
伏天听不到蛔蛔叫  
老觉着  
生命夏天缺少了点啥  
小昆虫  
传递着天地情话  
蛔、蛔、蛔的鸣叫  
抚平了  
多少岁月风雨伤疤  
甜美叫声  
从来不带一丝虚假  
好似干净的风儿  
吹开了庄户人  
满是尘土皱巴巴脸颊  
叫声里——  
豆角秧  
甩蔓儿分杈  
高粱秆  
扬起红通通云霞  
老玉米  
窜出鲜亮亮红缨  
向日葵  
盛开出金灿灿黄花  
蛔蛔笼啊——  
一部关东山田民歌谣  
装满了  
孩子们活蹦乱跳童话  
只要听到蛔蛔鸣叫  
我眼前——  
就铺展开  
老东北甜醉人风情画

责任编辑:王小微